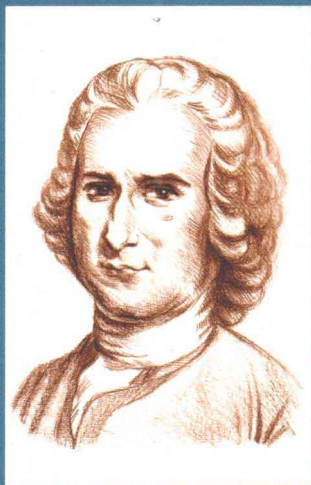




西方经典悦读

大师经典·通俗阅读



社会契约论

(法) 卢梭 著 | 施新州 编译

以天赋人权的思想倡导自由、平等、博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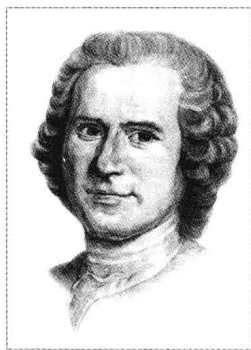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西方经典悦读

The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论



(法) 卢 梭 著 施新州 编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契约论 / (法) 卢梭 (Rousseau, J.J.) 著; 施新州编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5

(西方经典悦读 / 杨玉成, 崔人元主编)

ISBN 978-7-200-09286-8

I. ①社… II. ①卢…②施… III. ①政治哲学—法国—近代 IV. ①D095.654.1②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9764号

西方经典悦读

社会契约论

SHEHUI QIYUE LUN

(法) 卢梭 著 施新州 编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3.25印张 172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9286-8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编者的话

将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编译的《西方经典悦读》经过精心准备终于面世了。对这套丛书在尊重和保持原作权威、经典的基础上进行通俗化的编译，目的是减少阅读障碍，使读者在享受轻松阅读的同时，对西方历史文化有所了解。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型丛书，源于一次常规的新编辑培训。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被提了出来。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都应该属于博览群书的人，但通读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论》、《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起源》、《国富论》的也只有两人……由此看来，对这些名家名著我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然都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西方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低得惊人。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从中学时代开始就非常想读这些“人人皆知”但“人

人皆未读过”的西方学术经典。之所以一直没有读过，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是想从整体上去了解这些学术名著，而并不需要深入研究。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成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换言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论》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几十部西方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进行全新的编译，推出了这套《西方经典悦读》，希望普通读者也能来共同领略经典名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不多，但因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语言通俗化的梳理。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简洁清新，从而更方便各类读者轻松、快速地阅读。对于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希望这套《西方经典悦读》有“替代”原著的作用，能满足大致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同时，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发大家对西方经典的阅读兴趣，并随着年龄及阅读能力的提高，为最终阅读原著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出版初衷难度很大。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有些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更是很少见到。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文章啊。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所以，能够通俗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当时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水平。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才能将其更好地诠释出来。

文化只有传播与借鉴才能彰显其价值。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开掘与推广非常引人注目，并催涨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也希望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能够引起大家关注。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喊了很久，而人们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只要采用一些西方的技术和方法就是与世界接轨的层面上。殊不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方文明，无不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是诸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对社会、对自然长期思考的结果。如果仅从其外部现象或技术角度进行模仿，是难以深入了解西方之所以先进的深层内涵的。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首先就应该“让思想先行”。《西方经典悦读》丛书就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西方经典文化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人类思想的硕果。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丛书面世的一天。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使广大读者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最后，我们还是想说，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思路历程。

非凡的经历与不朽的思想



1712年6月28日，让·雅克·卢梭诞生于日内瓦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出生时就体弱多病，奄奄一息。7月4日，人们在圣皮埃尔大教堂为他举行了洗礼，而他的母亲苏珊却由于分娩时落下的疾病于7月7日就去世了。

卢梭虽然失去了母亲，但却得到了温柔而美丽的姑妈苏松无微不至的照顾。苏松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她性格开朗，嗓音优美动听，会唱许多美妙的歌曲。正是她的歌声启发了卢梭，使得他酷爱音乐，并对他的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卢梭的人生轨迹就基本没有离开过音乐。

卢梭的父亲不仅感情丰富、性格正直，而且志趣高尚。卢梭自小就跟父亲一起读母亲留下的一些小说，而且常常通宵达旦，兴意盎然。当读完母亲留下的小说后，卢梭又开始读外公留下的书，而当时卢梭还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读书不仅奠定了卢梭不朽的人格，还塑造了他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

“这些有趣的书以及我们父子俩就这些书的谈论铸就了我那种自由的共和思想，那种不屈服的高傲性格。不愿意受到桎梏和奴役，使得我一生之中在这种性格受到压抑之时，便痛苦万状。”

当然，这也注定了卢梭“孤独者”的一生。

卢梭家附近是一个热闹非常的广场，每逢过节，父亲就带他到广场去看节日的庆典。公民们或穿礼服，或穿军装，游行队伍里有各种

各样的面具、装束、马匹和服饰，广场上一片军民欢腾的热闹气氛，正是这种特有的气氛激发了卢梭日后挥之不去的共和情怀。

1722年，卢梭的父亲同法国上尉发生争吵，受到报复而被控在城里持剑逞凶。被判入狱的父亲因此开始了逃亡生涯。于是，生而丧母的卢梭，又暂时失去了父亲的庇护。他被送到波塞村的朗贝西埃牧师家里寄宿，由牧师教他拉丁文和教理。此时的卢梭并没有因暂时离开父亲而陷入困顿。波塞村位于萨莱沃山的山脚下，这里的田园生活景色优美，人际关系无拘无束，使得卢梭的心胸豁然开朗，自由自在，这与他终生所保持着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崇敬不无关系。

天性自由而又热爱自然的情怀就在这幸福而美好的时光中形成了，从而也内在地质定了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

1725年春天，卢梭被送到日内瓦当地一位脾气粗暴的雕刻师家里做学徒，并且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他在那里不但要做各种重活儿和杂活儿，而且经常受到体罚与痛打。爱好自由的卢梭开始在性格上发生了变化，逐渐变得孤僻沉闷、郁郁寡欢。

“挨打是对偷窃的一种补偿，让我有权继续偷。我非但没有把眼睛往后看，想想受惩罚的情形，反而在往前看，想着如何报复。我认为，拿我当小偷处治，就是允许我当小偷。”

卢梭还时常跟其他学徒溜到城外玩耍，直到天色已晚，城门已关。而来不及回去的卢梭每次都要受到师父的严惩。

1728年3月14日是个星期天，卢梭第三次因在城外郊游误了时间而不得不在外过夜，想到回去后不仅要受到师傅虐待般的惩罚，而且还要继续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卢梭当即决定——离开日内瓦，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

“可以自由地支配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于是我便以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只要我一纵身就能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我可以安全稳妥地进入广阔的天地，那里，将充满我的丰功伟绩，每走一步我都会遇到豪华的宴会和财宝，碰到奇遇，遇到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和急于博得我的欢心的情人。”

多么天真的幻想啊！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大都会有这种憧憬。

离开日内瓦后，卢梭很快陷入饥饿、寒冷和无奈的境地，当然他所接触的也大多是地位低微的平民阶层。而在这段处境极其艰难的时期，他却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真诚的同情和帮助。这种经历奠定了卢梭政治思想中的“直接民主”思想基础。

1728年3月21日，卢梭惊喜地遇见了华伦夫人。卢梭一开始把她想象为一个“笃信宗教的、讨厌的、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丑婆子”，但事实上，他看到的却是一位美丽而又可爱的少妇，这顿时让他热血沸腾。

于是，他“把自己看作华伦夫人的作品、学生、朋友，甚至情人”。在华伦夫人的建议下，卢梭起身前往意大利的都灵。当然，这次旅行再没有了饥饿，而“简直是一派悠然自得、平和、单纯、轻松的景象”。

卢梭拿着华伦夫人的推荐信，来到都灵一个自愿入教者收容所接受入教前的教育。十余天后，1728年4月23日，卢梭在发誓放弃加尔文教之后便领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之后不久，随身携带的钱花得精光，卢梭不得不打工谋生了。

当然，工作并不那么容易找到，因为年轻健壮又无所事事，卢梭常常脾气乖张，胡思乱想，躁动不安，以致欲念难平，竟用最荒唐的办法去激发它。

“我便寻觅一些阴暗的小径、背静的角落，去远远地向异性展示我本想在她们面前表露的状态。我让她们看到的不是我的淫秽的前部（这我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而是我的屁股。”

有一次，卢梭被人捉住，在一阵痛打、漫骂之后，卢梭不得不跪下求饶，方才脱身。

后来，卢梭就回到安纳西找华伦夫人去了，他称华伦夫人为“妈妈”，而她则亲切地叫他“孩子”。为了不使卢梭受到坏女人的引诱，华伦夫人决定把他当做成年男子来对待，所以在1733年秋天，他们在郊区花园的农舍里结成了情侣。

卢梭与华伦夫人共度了一段复杂、浪漫、幸福、美好的情人时光，不仅享受到了幸福与甜蜜，还结交了许多社会名流。随着与华伦夫人亦

母子、亦友人、亦情人关系的结束，卢梭离开了华伦夫人。期间，卢梭着实吃了不少苦头，然而很快就开始了他天才般的创作生涯。

卢梭发明了音乐简谱法，用阿拉伯数字来代替音符，用短线来表示音程的长短。这确实是一种方便实用的发明，因此得以一直沿用至今。

卢梭积极地参与巴黎的文化生活，很快，他就成了百科全书派最早的成员之一，并受达朗贝尔委托撰写音乐方面的条目。1749年7月，狄德罗被逮捕后被送进万森监狱。卢梭前去探监，途中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现了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广告，于是在狄德罗的鼓励下，他撰写了名为《论科学与艺术》的论文去应征。由于观点新颖独特、文笔优美雄辩，论文以第一名中选，获得了第戎科学院的嘉奖，并且得以在报上发表，使卢梭一举成名。

1752年10月18日，卢梭的田园风格的喜歌剧《乡村牧师》在枫丹白露为国王路易十五和王后演出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国王后来在去剧场时曾派人通知卢梭，说散场以后要在包厢里接见他，并且答应给他一笔不菲的终身年金。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卢梭自由的秉性和不受拘束与压抑的性格占了上风，他决定放弃国王的赏赐，并且故意不修边幅，衣着寒酸地来到剧场，而且不等散场就溜之大吉了。

1762年4月，《社会契约论》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同年6月，《爱弥儿》出版，研究了完美人性的教育与培养方法。这两部书不但引起了百科全书派的尖锐批评，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当时，法院下了通缉令，教会也发出声讨书，两本书在许多地方被教会当众焚烧。法国政府通缉他，他的一些同事也开始疏远他，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卢梭患了明显的偏执狂症。虽然有些人对他表示友好，但他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他们每个人都争合过。然而此时卢梭的名声已经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卢梭曾一度接受休谟的邀请到英国居住，但由于两个伟人性格不和，他不久又回到法国。

卢梭的作品和思想，在“全欧洲却只有很少的读者能读懂，而在能读懂的读者之中又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这注定了在思想旅程之

中，卢梭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人格的独立与尊严的不可冒犯，更让他与这个世俗世界格格不入。从内心世界到语言表达，从深邃的思想到不羁的行为，都是出自他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和对尊严的维护。

“死，我是不怕的，但我害怕受到别人的羞辱，自己看不起自己。”

卢梭这种强烈的自尊和荣誉感，使他对可能遭受的屈辱十分敏感。卢梭与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由于思想主张的大相径庭与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而纷纷分道扬镳。

狄德罗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比较务实的，而卢梭不然。他拒绝国王的接见和年金奖赏时，狄德罗觉得他放着国王给的年金不拿，还让家人跟着过穷日子，无疑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为此他们还大吵了一场，这也是他们分歧的开始。卢梭在成名之后不去利用自己的名声，反而忠于自己厌恶文明的主张，以抄写乐谱谋生，这对于理性至上的百科全书派来说，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从此卢梭在上流社会里就被视为怪人，就连他的好友弗兰戈伊也以为他疯了。狄德罗和格里姆等人认为卢梭不该和黛莱丝——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结合，他们认为她是一个无知的女人，甚至背着卢梭来干预他的家庭事务。而卢梭对狄德罗的夫人也颇有微词，因此，双方在感情上的隔阂越来越深。

1756年，卢梭退居隐庐，开始撰写小说《新爱洛伊丝》。然而退居隐庐毕竟太寂寞了，善良温柔的黛莱丝虽然在身边，但却没有头脑，只是卢梭生活的伴侣而不是他理想的爱人。卢梭想尝试享受一下真正的爱情。此时，埃皮奈夫人的小姑——乌德托夫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她当时是卢梭的朋友圣朗拜尔的情妇。卢梭在撰写小说的第四部分的时候，乌德托夫人来看望他，卢梭在寂寞之中把想象与现实混淆起来了。

当时正值“七年战争”之时，乌德托夫人的丈夫和情人圣朗拜尔都上了前线，乌德托夫人尽管始终忠实于圣朗拜尔，但在卢梭热烈的表白面前也难免动心。作为一个宣扬严格道德的哲学家，卢梭现在竟然要夺走朋友的女人，这在他的朋友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事情。他对乌德托夫人的热烈爱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狄德罗、埃皮奈夫人及其情人格里姆的愤怒。

正在他们矛盾激化的时候，狄德罗把自己的剧本《私生子》寄给卢梭，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好人都生活在社会里，只有恶人才是孤零零的。”卢梭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恶意嘲笑，立即回信与狄德罗绝交。埃皮奈夫人在1757年12月下逐客令，卢梭只得离开退隐庐，住进了朋友借给他的离路易山不远的一所小房子里。

达朗贝尔曾为《百科全书》第七卷写了一个名为《日内瓦》的条目。其中，他指责日内瓦人禁止在自己的领土上演出戏剧，批评牧师们信仰的新教，认为要使日内瓦人变得幸福，缺少的只是一个喜剧剧场。当时，日内瓦的牧师们对这个条目的内容极为不满，卢梭于是决定予以驳斥，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写了《致达朗贝尔的论戏剧的信》（1758年）。他在信中否定艺术的教育作用，还反驳了达朗贝尔对日内瓦共和国宗教的指责，为盛大的民间节日辩护，主张以全民庆祝的健康娱乐来代替不道德的演戏。

《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的发表，引起了哲学家和演员们的愤怒和攻击，这是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公开决裂的标志。

而卢梭和伏尔泰的关系也是如此，伏尔泰是贵族，而卢梭出身平民，这天壤之别的身份似乎注定了二人在思想和感情上的鸿沟深壑。1755年，卢梭发表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伏尔泰在收到卢梭的赠书后，在书上写下了“打算让穷人掠夺富人的流氓哲学”的评语，并于1755年8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谢卢梭赠书的信》，对卢梭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卢梭是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安排好了宇宙的秩序，不能因为人类遭受的一点灾难而否定上帝，何况人类自身对这场灾难也有责任。而伏尔泰在社会改革方面拥护君主立宪制。他虽然也是自然神论者，但他的思想是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他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却认为发生的灾难也要由上帝负责，这在卢梭看来当然是对上帝的一种嘲笑的态度。

1764年，卢梭为了驳斥日内瓦检察官特隆森的《乡间来信》，在他的第五封《山中书简》中暗示是伏尔泰写了一篇猛烈抨击基督教的文章。虽然卢梭提到的那篇文章确实并非出自伏尔泰之手笔，但由于当时日内瓦正在为宗教信仰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伏尔泰又差一点儿

因此受到牵连，所以决心找个机会置卢梭于死地。于是，伏尔泰就在同年匿名发表了《公民们的感情》，揭露《爱弥儿》的作者曾经抛弃了自己的五个孩子的事实。这使卢梭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因为他曾试图找过那些送出去的孩子而未果，一直内疚不已。当然，当时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是出于生活的窘迫。人家里养不起孩子就送出去，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卢梭昔日的好友达朗贝尔就是被抛弃在孤儿院的）。

伏尔泰无情的揭发曾一度掀起了人们对卢梭和黛莱丝的敌意，认为他们是毫无人性而且十恶不赦的家伙。一时间，卢梭周围的人对他们好像都充满了痛恨和厌恶。有时走在路上，还有石头在身边乱飞，房子的门窗经常有大石头飞入。卢梭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人品和学说进行辩护，于是开始撰写回忆自己毕生经历的《忏悔录》。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去世了。卢梭闻讯深感震惊，因为他明白“我的一生和他的一生是连在一起的。他死了，我不久也将随着他走的”。一个月后，卢梭于同年7月2日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易卜生曾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至少，这句话在卢梭身上是对的。他不仅撼动了整个法兰西，还影响了整个世界。



卢梭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当时在法国有两大特色：一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风雨欲来的启蒙运动。

法国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全国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僧侣构成第一等级，贵族构成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前身以及广大农民均属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是特权等级，是封建统治阶级，而第三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处于无权地位。

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与俄国，此外，荷兰、比利时等国也迅速波及。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

蒙运动的典范。

当时，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一批伟大的著作，它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里，向人们提供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最为先进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和教会统治的思想基础。他们的诸多思想，构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当然，也为1789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使得卢梭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倡导“自由”、“平等”，是卢梭所追求的，而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和平等，也是卢梭为人类社会所处心积虑地思考的。卢梭的伟大就在于：他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寻找方向。

卢梭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把原始社会描绘成黄金时代，指出人类的不平等源自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是财富的不平等造成了社会的一切罪恶，并且批判了封建专制和暴政，提出了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张。

卢梭的自然状态是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的，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他们有年龄、健康、体力、智力等的不同，但这些并不具有道德的意义，不会因此而造成精神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在自然状态中找不到任何社会不平等的基础。

但是，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制。这就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卢梭是关心人，并要努力来拯救人的。他曾说过：“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促使人权高奏凯歌，那么人类的福祚便终是南柯一梦。”

在卢梭看来，生活在公民社会中的现代人，无不陷于自我分裂的困境之中：作为一个自然人，他受自利的感情驱动；而作为一个公民，他又担当着公共的义务。这种正义与自利的人格分裂，正是现代人（民）之人性异化的本质。卢梭所关注的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脱现实社会中人的自我分裂的困境？他解决整个问题的钥匙是自由，不过不是那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式的自由，而是一种新型的共同体的自由。卢梭的政治思想的中心课题，是尝试设计一种共同体生活，使人重享他们曾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那种自由。

卢梭赞美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其目的绝不是回复到自然状态。“人类社会既然以铁的必然性产生私有制，这一结果是无法避免的，原始自然状态既然无法复归，那么对于生存在政治社会制度下的人类只有通过一个途径，寻找政治社会中的自由。”

虽然国家支配着个人，但它的支配范围仅限于公民安全和一切福利的事务，如果它僭越了这些权限，契约就无效，公民与国家就重新处于自然状态。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卢梭开始着手建构主权理论。作为情感和“心灵权利”的真正倡导者的卢梭，却不得不在他有关法律和国家的理论中激烈异常地否认了情感的重要性。“目的就是要为人类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寻找一种特殊的基础，而在他看来，法律和政治制度都是意志的产物，因而它们要服从自身的法则，服从一种独特的法规。”

只有在特定的个人和团体不再要求去统治其他个人和其他团体时，真正的“社会契约”就算达成了。

卢梭认为，主权就是执行“公意”，即共同体的意志，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公意通过全体公民的会议而得以运行，并通过会议的决议将其意图昭示天下。议会表达全体人民的意愿而不是部分人的意愿，但是，它仅仅要求大多数的声音，虽然他也认真地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并公正地加以考虑。

公意不可能心地不良，公意永远是公正的，并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卢梭的理想国是这样的：它的幅员以自治为限，其中每个人都能胜任他的职务。卢梭把目光首先投向优秀的立法者，认为他应“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他要为人民提供道德起点，进行道德灌输，改变人性，消灭人类固有的天然力量。卢梭还十分重视公民宗教的作用，他说：“人们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就要靠宗教来维持。没有宗教，一个民族就不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在他眼里，无神论者谈不上道德生活，唯有公民宗教才能培养公民如何效忠于国家与国家的守护神。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为深刻和成熟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文献之一，标志着民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宣扬了自由、平等、博爱，提出了没有社会平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的思想观点，这些都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曾在他的《政治学说史》中评价过这个喜欢偷窃、撒谎、调戏少女，在公共场合暴露光屁股，与有夫之妇偷情的卢梭，认为他“这种信念与其说是出于理智的认识，还不如说更多地出自于扭转他担心自己性恶的内在心理。他把过错归罪于社会，这样即可满足他对恶谴责的需要，又可把自己掩藏在神话的安慰之中”。事实上，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卢梭卑微、猥亵的一面，都是来自卢梭自己的记述和反省，这不仅没有诋毁到卢梭的人格，反而让我们愈加感受到他的伟大，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这些作为贬低卢梭的证据，而应该从中寻找人性的弱点和自然人格的伟大。从而激发我们追求完善人格，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潜在的能量和激情。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革命者们就特意制作了一种扑克以示纪念，扑克牌中梅花K上的人就是卢梭的图像：身着红色长袍，手执一本《社会契约论》，面部表情做沉思状。像的两旁，一边写的是“让·雅克·卢梭”，另一边写的是“智者”。根据1794年4月14日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卢梭的遗骸在当年10月11日迁入了巴黎的先贤祠。自称他学生的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在演说中说：“他是这场革命的前驱，而革命又把他送进万神殿。”

法国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斯塔尔夫人在其《论文学》里对卢梭的思想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她认为：“卢梭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然而他把一切都燃成熊熊烈火。他的平等思想比对自由的热爱掀起了更大的

风暴，启发出性质完全不同的许多问题，激起了更加猛烈的行动；这种平等思想，带着它的伟大和渺小处，流露在卢梭作品的每一行中，通过人性中的善或恶而牢牢地攫住了人心”。罗兰夫人称卢梭是“人类之友”。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卢梭悲苦的一生，“天才的卢梭尝受了真正智慧的悲哀”。

卢梭的思想和精神是不朽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卢梭是不老的。”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书房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的卢梭肖像，而唯一能打破康德生活规律的就是在阅读卢梭作品的时候。康德在谈到卢梭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自认为爱好探求真理，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有助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就应该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

卢梭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曾评价《社会契约论》：“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

卢梭的伟大也许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则开始了一个时代。”



让经典名著走向中学生读者，让更多的人感召于人类的智慧之光，这是我们的初衷。

编译本遵循了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紧扣《社会契约论》的原著精髓。尊重卢梭写作的本意与格局安排。在编译之前，笔者阅读了卢梭其他的著作，力求全面准确地领会作者的本意。为原汁原味地向读者呈现原著风貌，本书没有对